

每个人都有一块梦的领地,并且比现实要辽阔辽远得多。我的家乡地处京郊山区,改革开放之前很封闭,脚步和目光均被折叠。童年和少年时没有电视机,从课本、连环画、年画、铅笔盒、露天电影里知道我们的国家很大,而且是多民族。我最爱新疆维吾尔族姑娘的花裙子和她们婀娜的舞姿。小学学了课文《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又看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经典的人物、故事,还有那些至今使人心动不已的歌曲,无疑给梦增添了丰厚的内容和色彩。于是,凡与新疆有关的事,我都十分在意。如初中课文《哈密瓜的故乡》,电影《天山上的红花》等等。甚至,“文革”中在地里劳动,我也学着维吾尔族姑娘把棉线方巾系在头上,呈现几分“阿依古丽”的韵味。

我爱新疆。这是梦中的远方,是超越于现实之上的浪漫与诗意。这份向往,成为我生命中的美好追求,如一坛老酒,时间越长,就越加浓烈。

新世纪以来,北京开启了援疆大业,也为我的梦想成真打开一扇希望之门。2014年,新疆暴恐事件频发,在区建委工作的儿子毅然报名援疆。作为母亲,担忧是必然的,但还是支持了儿子的决定。

上天与缪斯同时惠顾,就在儿子去新疆的第二年,北京作协邀我参加作家代表团,到和田进行文化援疆。接到电话,心绪的潮水激情涌动,久久不能平息。不仅是母子可以相逢,更是渴望抵达梦中的远方。

2015年6月,怀揣已经成真的金色梦想,我随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王升山带队的首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来到新疆和田。陌生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踏上这片土地,所有的感觉都是新奇与美好。雕花的建筑,浓香的手把饭、烤肉和烤包子,酥脆的烤馕,甜度极高的瓜果,绣花的四楞小帽,还有潇洒的袷袂和鲜亮的艾特莱斯绸裙,更有满大街的古兰丹姆、阿依古丽、卡拉和阿米尔,当然,还有荒莽的沙漠,金色的胡杨,娇柔的红柳,以及美如云霞、灿如梦幻的“沙漠之梅”——沙拐枣花……温暖的幸福总在心中弥漫,然后是不断的满足与收获。

我们的文化援疆工作,主要是采写援疆干部、教师、医生的援疆报告文学,连同和田的中小学讲文学课。我先后采访了数十位援疆人员,每个人的故事都各有精彩,都在自己这份特殊经历的土壤之上开花结果。特别是那位四次援疆的北京教师薛敏军,她的一颗赤诚的爱心使许多维吾尔族学生改变了命运,使那些家庭的未来走出了荒漠,驶向绿洲。我将薛老师的故事写成报告文学《四次援疆的“薛妈妈”》,在《北京日报》整版刊发,被几十家网站转载。

除了采访北京来的援疆人,我更加渴望了解和接触这里的少数民族朋友,因为,他们是这里的主人,就像沙漠里的胡杨和红柳,是这里昂扬的生命与风景。不仅是欣赏他(她)们别样的美丽,更想走进他(她)们的内心。

我是幸运的。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体民族,更是和田的主要民族。我先后为和田五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二师224团中学、和田浙江中学、和田海淀小学等学校讲诗歌课程,用诗的语言,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为孩子们讲诗歌与创作,告诉他们,诗歌是全人类的母性艺术,是各民族心灵飞升的归属,并且查阅和讲解了和田维吾尔族诗歌发展的历史和代表人物及代表作。有时,一天讲两场,每场站两个小时,和同学们近距离互动。课堂上,我尤其注意那些维吾尔族同学



夜黑风高,他轻轻钻出房门,蹑手蹑脚取下他爸爸心爱的长笛,然后悄悄地拨开门帘,像猫一样悄然无声地溜出小屋,连狗都没有惊动。

没有月光,只有一片模糊的星光。他顺着小路进入了他总是捡果子、采蘑菇的树林。他对这片树林很熟悉,他知道怎么去那条十分危险的河。附近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吼叫,令人毛骨悚然。他有点紧张,将随身携带的小刀掏出来,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要是在白天他才不害怕呢!太阳能给人壮胆。他还是第一次在树林里走夜路,想不到白天迷人的树林,在夜晚会这么恐怖。树上一只怪鸟发出婴儿般的哭啼声,风也是带着一股使人心惊胆颤的阴气,夜晚的树林是野兽的世界。

他咬着牙继续前进。突然,漆黑的树丛中闪出一对绿莹莹的眼睛,摇摇晃晃地朝他逼来。他急忙躲到一棵大树背后,把刀子对着绿光,因为星光太暗,看不清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吓得心怦怦乱跳,屏住呼吸,怕轻微的喘息声传过去,会招来祸端。那对绿莹莹的眼睛越逼越近,他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手也哆嗦得扶不住刀了……谢天谢地,就当快要向那个东西刺去的时候,那个东西拐了个弯,消失在浓浓的黑暗中,似乎是有人把它赶走了。

松了口气,他发现衣服已经湿透了。他有些退缩,但想到那件事情,他又咬了咬牙,向那条河走去。总算到了,将父亲最爱的长笛拿到手边,想扔又扔不下去,他久久地看着那长笛,望了许久,最后他心一横,终于把长笛狠狠地摔入那条到处是暗礁的河里。



的表情与反应,并由此看到他们的内心。一次,在和田五中的课堂上,当我问到同学们都读过哪些新诗的时候,一双黑亮的眼睛向我扫来。这是一位满头白发、皮肤白皙的维吾尔族小男孩儿,我的目光和他相遇时,他郑重地举起了手。我走过去,微笑着请他起立发言。小男孩儿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张纸,仰起一张可爱的小脸儿问我:“老师,我能朗诵一首诗吗?”我说:“可以。你想朗诵谁的诗?”他说:“当代诗人——伊力夏提,就是我。”于是,全班同学大笑。这个英俊的维吾尔族少年却很严肃,认真朗诵了自己写的诗《冬天的大雪》。我带头鼓掌,诗虽稚嫩,却是南疆大地上粒诗的种子,令我欣慰和感动不已。我上前拥抱了这位“当代诗人”,鼓励伊力夏提说:“只要你热爱诗歌,坚持学习,将来一定会有一个诗意盎然的人生!”伊力夏提十分激动,当即将诗一笔一画抄下来送给我,我回赠了自己的诗集。

同年9月,应和田五中之邀,我随团第二次来和田讲课。在和田五中为地区多所学校讲大课时,桌椅不够用,两个班的学生席地而坐,有的干脆站着听了两个小时。学生们细心听,认真记,一下课,追着我提问和签字,还有的留下邮箱地址,将诗歌习作发给我进行交流。能够在南疆这块土地上播撒诗的种子,我倍感欣慰和荣幸。

一天,我们去了位于和田地区于田县的托格日尕孜乡,参观库尔班·吐鲁木的故居。进村打听道路,问到的一位维吾尔族老人,他不仅主动带路,还自我介绍:“您知道当年毛主席送给库尔班一台拖拉机吗?”不管知道与否,大家都说知道。老人自豪地说:“我就是那个开拖拉机的人。”这时,大家用崇敬的目光打量这位老人,争着上前与他握手致意。路上,老人给我们讲拖拉机的故事。库尔班老人见到毛主席,毛主席问他有什么需要,库尔班说家乡需要一台拖拉机,毛主席听成了“布拉克”,于是,就送了库尔班10米黑色条绒。库尔班自己做了一件条绒大衣,其余的分给了乡亲们。后来,毛主席知道送错了,又送了一台拖拉机。听完讲述,大家都笑了,却分明含着泪。在故居的展览室,我们见到了库尔班老人的孙子,并且在他的陪同下听讲解员介绍,库尔班从沙漠里的野人,变成新中国的农民,过上了幸福生活,日夜想骑着毛驴儿到北京看望和感谢毛主席,一次已经出发,被县委书记追回。后来,老人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和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会议,终于在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故事虽然不是新的,但在老人的故居,在故事的原产地,我们受到前所未有的感染。

这个真实而美丽的故事感动了几代人,成为追梦的经典。那幅毛主席与库尔班握手照片,永载新中国记忆的苍穹,永载中华民族团结的史册。

追梦的故事远没有结束。今天的新疆,北京援疆干部帮助和田地区恰尔巴格乡古勒巴格村106岁的维吾尔族老奶奶古莱外尔·麦提敏圆梦京城,实现世纪梦想的动人故事,续写着圆梦的崭新传奇。2016年5月,我第三次到和田,刚结束了对十几位援疆人员的采访,指挥部宣传部的张传武副部长找到我,问我能否到洛浦县恰尔

## 长笛的守护

□刘宇翔

他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非常喜欢吹笛子。父亲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做出了一把精美的长笛,父亲吹笛子的技艺非常高超,村里的人都夸他的长笛吹得悦耳动听,他也非常喜欢听父亲吹长笛。他每天一学习完就经常恳求父亲吹一段。“吹一段?”父亲总是这样似问非问,然后清晰悦耳的笛声传出小屋,好像守护着他们一家。可是一件突如其来事打破了他们的幸福。事情很简单:父亲像以往一样带着长笛出门赶集,又带着笛子回来,可是在回来的那段路上笛子掉到了路中央,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把笛子捡了回来——那笛子本是他的生日礼物。可就在这时,一辆大卡车开了过来,速度很快地冲向他的父亲……父亲少了一条腿,这给他们一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抢救父亲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他们一家过着艰苦的生活。每个人都更忙了,他也要每天去树林里面找野果子,能给家里换一些家用。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他愤怒地把笛子摔到地上:“我要笛子干嘛!你要冒着生命危险救笛子干嘛?”父亲没说话,他只是默默地捡起了笛子……

父亲康复出院后,生活好像再一次平静了。但惟一不平静的是他开始讨厌父亲吹笛子,他恨笛子,他讨厌笛声,他的父

亲的一条腿就是被笛子给毁了。父亲还是和以往一样总是吹笛子,但他开始几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吹笛子。他一次又一次地听到父亲在吹笛子,一次又一次地让父亲不要吹笛子了,父亲也没说什么,每次都站了许久,然后默默地走了。他扔掉笛子后,立即回到了那个小屋。天亮了,母亲正在找笛子:“你知道你爸爸的笛子在哪吗?”“我……我……”他支支吾吾说不出话。他低下头,不敢看母亲,母亲似乎已经知道结果了,她揪住他的耳朵:“你难道不知道你爸爸是……”“不要吵了,丢了就丢了吧!以后也不要说那件事了,都已经过去了。”父亲马上把他们支开。

后来他考上了大学,懂得了感恩。他感到十分后悔:要不是父亲一瘸一拐的天去集市,我哪来的钱读书呢?我怎么能够考上大学呢?他买了一只和之前差不多的笛子,门一开,他就把笛子递给父亲:“爸,之前其实是我把笛子扔了,对不起!我又买了一支新的笛子,您看合适吗?”父亲反复摩挲着这支笛子,好像在欣赏一幅杰作:“我早就知道了,要不是那个晚上我帮你赶走野兽,你能到河边扔笛子吗?”“啊!那天您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更何况你爸爸的腿没有白摔。”母亲接过去。“啊!没白摔!”他又惊又喜,母亲似是而非笑着说:“你爸爸在准备送你笛子,你惊着你不知道的秘密,结果那天你不要那支笛子。”他惊讶了很久,最后挤出一丝微笑:“吹一段!”“吹一段?”父亲似问非问。一股优雅而又悦耳的声音传出小屋,守护他们,守护小村庄,守护他的世界。

族司机艾海提师傅开车拉上翟涛,从大漠深处取回了黄沙。奶奶对翟涛说,大漠代表新疆,黄沙代表我们金子一样的心,我们必须带些到北京去。锣鼓声中,古莱外尔奶奶进京代表队出发了。和田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顾莹芬担任领队,洛浦县妇联主席阿依努尔·阿布拉任副领队兼翻译,成员除了老人的儿子、孙女,随队医生、记者,还有一位是于田县宣传部干部,辽宁舰的退役女兵如克亚木·麦赛提地,她就是库尔班·吐鲁木的曾孙女。

2016年1月16日下午,飞机从和田机场起飞,载着一位世纪老人的梦,穿越八千里路云和月,飞向首都北京。北京日坛小学的孩子给老奶奶送来联手绘制的“祝寿图”,老奶奶高兴地送给孩子们大枣和核桃,又把一瓶从塔克拉玛干沙漠采集的黄沙捧给了没见过沙漠的孩子们。新疆是国内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奶奶和孩子们一起来到了北京动物园的海洋馆,她看到了蔚蓝的海水,看到海豚和鲨鱼,兴奋地伸开双臂,嘴里喊着:“阿克西!阿克西!”

当轮椅被推进北京电视台的春晚演播大厅,奶奶站起来,像演技娴熟的明星,呈现“星”范儿。她先将一顶维吾尔族小花帽戴在男主持人的头上,又将家乡人托她带来的核桃红枣送给节目组,然后,迈着轻盈的步子走上舞台,和着欢快的新疆乐曲翩翩起舞,台下掌声雷动。

1月19日清晨,古莱外尔老人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天安门广场。此时,她望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激动得泪流满面。来到毛主席纪念馆前,刚进入北大方,看到汉白玉雕成的毛主席坐像,奶奶久久端详着微笑的毛主席,执意下来自己走。百岁老人一步步走进瞻仰厅,走近毛主席。就在大家陪奶奶离开瞻仰厅的时候,她突然止步返回,又一次走到毛主席遗体前,用维吾尔语轻轻地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听着古莱外尔奶奶的故事,我多次落泪,奶奶用她苍老的手抚摸着我的脸。我仔細端详着这位世纪老人,如同端详一株珍贵的古莲。奶奶热情挽留我,要我在她家多住几天,并且指着院里的一棵杏树说:“再过几天,杏子就熟了,闺女,你可千万别走啊。”这时,我和奶奶紧紧拥在一起。

我想,一个梦想的实现,定会泛起涟漪,涌起无数梦的浪花,汇成梦的海洋。我抓紧时间又一次来到古勒巴格村,还是在奶奶家的院子里,与维吾尔族村民座谈,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奶奶听说我来,一大早给我买来糖果饮料,还有两大盘甜甜的桑果。我和20多位淳朴的乡亲围坐在一起畅谈。80岁的吐合提·提亚兹·麦土兹老爷爷到我面前,认真地说:“看到北京援疆和兵团指挥部给古莱外尔大姐家建的新房,我打心里高兴。旧社会,我一天只吃一顿饭,把羊饲料掺在粮食里吃,晚上,肚子胀得硬邦邦的。村里一个14岁的男孩子就是因为吃羊饲料病死了。我们喝的是臭水,住的是地窝子。是共产党和新中国让我们翻了身,过上了天堂一样的日子。古莱外尔大姐到北京去,我们都跟着骄傲。”怀里抱着孩子的阿玛古丽娅圣大姐靠过来,对我说:“我和奶奶家是多年的邻居,几代世交,家里的情况都知道。那天,奶奶从北京回来,我看到她从北京带回来的五星红旗,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说着,阿玛古丽娅圣大姐又哭了。大家一个接一个抢先发言,有时还怕我听不懂,专门向翻译交代着。村里的干部们说,奶奶从北京回来以后,整个村子都变了。环境整治了,村民对集体更加关心了,村干部的精神更加振奋,决心一定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支援和期望,带领村民走出一条充满阳光的致富路。

## 五

今年5月,我第四次到和田,结识了那位冬夜拉着翟涛到沙漠里采集黄沙的维吾尔族司机老艾。老艾叫艾海提,今年52岁,虽然并不老,却是和田地委的老牌司机。老艾是土生土长的和田人,父母都是维吾尔族。

老艾有一份特殊的经历,那就是从1999年,援疆工作开始后,老艾就被地委分派给援疆领队开车。近20年来,援疆干部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老艾却如家乡人的昆仑巍然不动,方向盘稳稳地一直握到现在。因为已经陪伴了7批北京援友,人称指挥部里的“七朝元老”。老艾是当地人,是和田通,他开车,不仅安全准时无误地把援疆干部送到目的地,并主动介绍当地情况。有时拉着领导下基层调研,他不仅是

司机兼向导,每当遇到语言不通,翻译人员不足,领导一个眼神,他就会走上前去,准确流利地当地起翻译。

随着北京市援疆力度的不断加大,2010年成立了北京驻和田的援疆指挥部,老艾又被派到指挥部开车。10年来,北京援建的工程项目超过500项,加上援建人员三年一换,有时领导到基层看项目,下面的援友一时说不准项目的地点。这时,领导就会说,问问老艾吧。老艾不仅能说清项目的位置、还能把建设时间、投资和施工情况说得一清二楚。因为老艾有个习惯,他不仅记清道路,还特别注意记录施工牌,一来二去,他就成了北京援建项目的活地图。他说,这几年,我跟着领导跑遍和田一市三县的所有村庄,亲眼看到北京支援和田的巨大力度,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支援的受益者。老艾告诉我,过去到机场接人,机场那点人几乎都认识,因为那时的和田是沙漠孤岛,外人进不来,本地人出不去。现在可大不一样了。援疆让和田名声远播,和田大枣过去卖不出去,现在成了国内第一名牌。“京和”、“津和”、“皖和”号分别开通了和田与北京、天津和安徽之间的旅游专列,加上飞机与自驾游,多渠道打开了和田通向外界的大门。

老艾兴奋地诉说着。“眼看着北京帮我们建起了医院、学校、幼儿园、图书馆,给农民建起新住房,孩子上学入托都免费,还管饭。援疆干部、教师和医生抛家舍业,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让我们过上了做梦都不敢想的好日子。”这时,我看到老艾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他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接着说:“我从小就经常听爷爷和父母讲过去的苦难,那年的和田是穷人的地狱,没有共产党对和田的解放,没有国家对新疆的帮扶,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天堂,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天堂!”老艾把这话说得斩钉截铁。

老艾说,我最爱听的一首歌就是“五十几个民族,五六支花,五十几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他说,不论是我们的国家,还是我们的地区,都是多民族融和的家园,各民族之间就要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一家亲。老艾晃了一下自己的手机,感慨地说,我真的不能忘记,近20年来,我接触了许多北京来的汉族援疆干部,他们把我当成朋友和兄弟,至今都有联系,让我非常感动。

前几天,老艾从手机微信里看到自己的小儿子在大学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大会上发言,他激动地把爱人拉到身边一起看。老艾说,这些年,我从汉族援疆干部、教师、医生的身上看到他们对教育子女的重视,对我的触动很大。人家不仅重视教育自己的子女,对我们和田少数民族的孩子也是呕心沥血地爱护和培养。很多人还到村里和学校认亲,从各方面帮助孩子们。这使我从心底里认识到,孩子是国家、民族和家庭的未来,必须把他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接班人。老艾真是这样做的。他鼓励孩子从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鼓励他们走出和田,去看外面的世界。孩子的大儿子在浙江上大学,又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在乌鲁木齐工作,小儿子在北京密云二中上内高班,又考上了江西南昌的大学。老艾满脸自豪地告诉我,爱人在社区当书记,两个儿子都是入党积极分子,他很骄傲。

和田地委对老艾的工作很认可,他每年都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2014年,他被任命为地委车队副队长,从那时起,他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给车队司机讲课。

老艾还告诉我,维吾尔族同胞看到他工作上的成绩,高兴地打电话鼓励他:“兄弟,好好干吧,你没给我们丢脸!”这时,老艾脸上的笑容如高原的阳光,明媚而灿烂;又像昆仑山顶的白云,深邃而悠远……

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学建筑专业的儿子,在洛浦挂职,用文学之笔写了一篇深情的《洛浦赋》,让我为之感动。第三次到和田回京前的那个晚上,我们都醉了。午夜,我听着手机里下载的,仍旧是原唱李世荣老师演唱的《冰山上的来客》主题曲《高原之歌》,眼泪如开化的雪水河。当即,写下一首诗:……我多情的帕米尔/多情昆仑/你的高原依然耸立/清风在朗诵/冰川在流泪/明月在相思/雄鹰飞过雪山/投下矫健的身影/都塔尔挂在心中的桂树/一曲高原之歌/正从天籁 缓缓飘来/依旧是五十年前的优美与高亢/当年的少女呵/多想是红山谷中/那朵紫色的鸢尾花儿/或荣或枯/都在你的歌声里……

## 守护明天

□莫辞

朗朗书声引得诗情到碧霄朝气蓬勃却搏得忧虑至天涯树心的徘徊内心千万次的彷徨星河的水化作泪浇灌干涸心田岂能不闻不问在夜空下我们披一身月光揽一怀星辰秉万家灯火拿捏着一身骨肉入尔心中……

